

不无得意地想，出门住酒店这招还是管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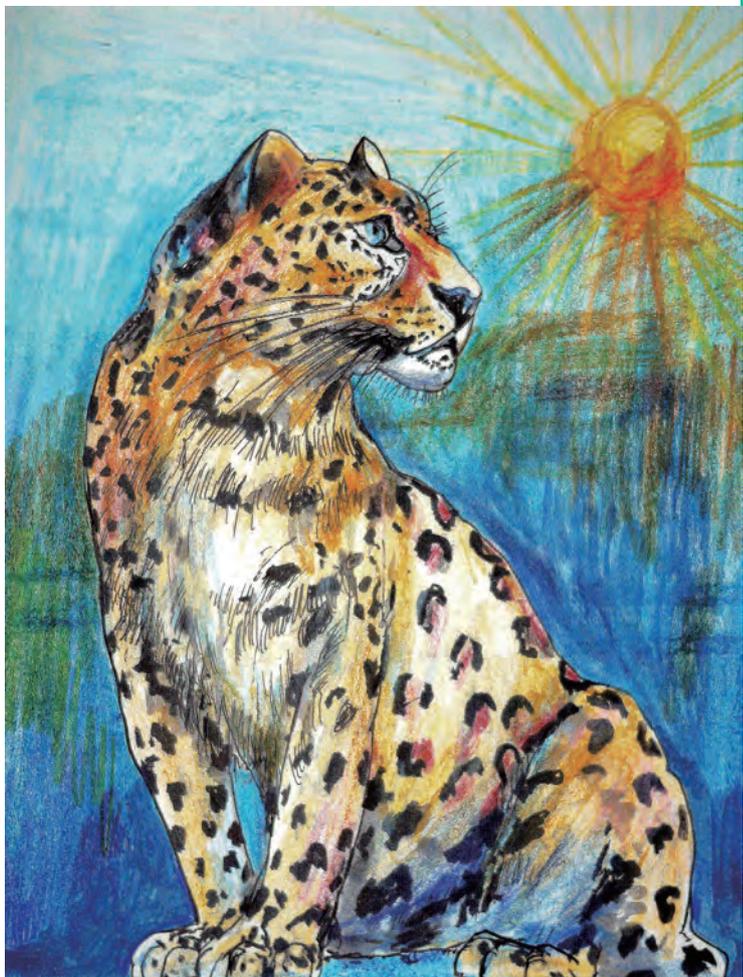
罗西雅带他们一行人去看一个新展，“战争与人”，小柯还没有来得及阻止，罗丹已经拉着他跟着大队人马沿着 MOMA 宽阔的旋转楼梯往二楼走。小柯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美丽的太太后面，他对现代艺术兴趣不大，主要是欣赏罗丹的身影。

二楼灯光黑暗，除了墙上的一幅幅大幅照片被顶灯照亮，其余的空间都在混沌的暗中，那些发亮的照片，好像是一扇一扇的窗口。展厅中挂的照片都是黑白照，都跟战争有关：列队而行，双目呆滞的战俘；躲在战壕里抽烟的卫生兵，旁边是被炸掉一半身体的步兵；闷罐子火车里下来的密密麻麻的犹太人，扶老携幼……

罗丹紧紧拉着小柯的手，他们站在队伍的最后，她很关注罗西雅的讲解，脖子伸得很长地听着，表情像一个小学生。小柯对那些不是凄苦就是惨烈的照片无感，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其中一张，照片拍摄于 1943 年东乌克兰的犹太小村子，严冬，一群男女老少，十四五个人，脱得精赤条条，正面对着镜头。其中一个黑发盘在头上的女子，瓜子脸，眉目乍一看跟罗丹有点像。她身材纤细，匀称，这点也像罗丹，赤裸的躯体呈现奶油一样的白色。她右手五指分开，盖住自己两腿之间的私处，另一只手和站在她旁边的男人的手紧紧拉着。要不是旁边架着枪的纳粹以及四周严冬的旷野，她站在那里样子像波提利切的维纳斯在海上诞生，旁边那个应该是她的丈夫，一个年龄跟她差不多的年轻男子，他害羞一样地低着头，头顶心浓密的黑发上压着一片小小的黑色颅顶帽。照片下有一行字说明，这些人被德军用枪从家里驱赶出来，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冬，在旷野里脱光衣服，然后德军架起机枪，把他们全部射杀。

如果半夜被纳粹军砸开门，用枪指着头，他和罗丹从泽西城公寓的舒适的大床上踉跄地起来，被驱赶着走到哈德逊河边的空地上，他们会有力气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吗？强迫脱了衣服，赤身裸体，面对冲锋队的机枪，他和罗丹是不是也能这么手拉着手这么笔直地站着呢？小柯心里飘过一丝的怀疑，他甚至有点羡慕照片中那对夫妻。

太压抑了，小柯不想再看，他决定退出二楼这个厅，去看看别的艺术品。罗丹这时正听得津津有味，当然不肯退出，她松开小柯的手，在他耳边嘀咕：



插画 / 苏向宁

“亲爱的，你下楼喝一杯，到花园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找你。”这时他们的队伍已经往下一个展厅走，罗丹加快脚步赶上他们，丢下小柯在原地。

小柯有点失望，但想想自己对现代艺术以及所有的艺术都没有那么大兴趣。来 MOMA，本来就是为了投老婆的喜好，她一直喜欢博物馆啊画展啊这些文艺的东西。既然来了，就让她尽兴吧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想到这里，他从原路出了展厅往一楼走。来过 MOMA 多次，对这里的布局基本熟悉。小柯在正门旁边的小餐厅买了啤酒，举着就往露天花园走，那里一般会有座位，实在找不到座位，还可以坐在鱼池边的草地上。

花园里人很多，尤其是鱼池边，围满了人。小柯好不容易挤过去，才发现鱼池是空的，不仅里面养的锦鲤一条都没有了，连池里的水都被抽空，鱼池变成一个地上的窟窿，一股呛鼻的漂白粉的气